

西域
鳥桓

南匈奴
鮮卑

漢書門類			
冊	架	函	號
四〇	四二	四九	五〇

內閣文庫			
冊	架	函	號
二九	四〇	四九	五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9	
冊數	40(40)		
函號	279	73	





淺草文庫

西域傳第七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八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

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也田宣帝改曰都護帝

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帝

以鄭吉以待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還衛司馬使護鄯善

日逐逐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元帝又置戊巳二校尉

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戊巳中火鎮覆四方又開

有前王後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

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位改匈奴單于印璽與

為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

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歛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為鄯善所并。且音子渠。余反。勒皮山為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烏貪訶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五。惡下並同。攻沒

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熲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關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尉。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餘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

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英作甘英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驅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

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當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也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塞障也宜未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如又不能

後漢書

西域

卷

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

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

塞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平城為冒頓軍于圍於白

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侵掠

而漢歲致金絮繒綵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之操。天子

禮貢是臣下之故。孝武憤怒。深惟父長之計。命遣虎臣。浮

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絕也。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

之北。財幣縻於廬山之壑。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

狼望之北。填廬山。府庫單竭。梓袖空虚。算至舟車。貨及六

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得

之無物不算。夫豈不懷慮久故也。懷思遂開河西四郡。以

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收三十六國。

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番

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

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

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既

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

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

河西既危。不得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

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

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

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處國
減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日臣以為
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
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外也帝納之。乃以班
勇班勇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
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末建二
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
來服從。而烏孫葱領已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
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
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

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
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音猶服也曾莫懲革。自此
浸以踈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
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
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十餘里。南北十餘里。東極玉門陽
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
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
葱嶺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大生葱。故名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
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

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
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
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巳校尉更互
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高腴之
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
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
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
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
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者出玉門經鄯善
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書

國主木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

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

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使者貢

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

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

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為拘

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

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和帝以後事並多並一字也

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時人衆裁有

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為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薨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

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枚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斐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

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熒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劉放曰。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熒。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之。蓋是不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熒。時輸熒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前并大秦國中一字亦然。西夜

大七史

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王。子合國居呼鞞

谷。鞞音九。言反。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

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

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秣。前書音義。首。加。反。秣。音。如。鷄。擊。反。

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烏弋山離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

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

牛。封牛孔雀大雀小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

後漢書卷八

遇

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
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盛。
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元和元
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
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
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
還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
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
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

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
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
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
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
壁之。堊。飾也。音大。既反。非。璞。曰。堊。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
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擊
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
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
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

後漢書卷三

西域

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
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
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默不怨。其人民皆長
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壁
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名爲駭雞犀。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駭雞。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
蜀雜色。縷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
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
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
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

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常欲通
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闔不得自達。
閩音五。代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
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
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
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
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丸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
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
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
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

後漢書卷八十八

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

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並同。居藍氏城。前書藍氏，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九

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

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為

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肝頓、都

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

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劉放曰：案文多一王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

滅濮達、蜀賓，悉有其國。立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

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

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

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蜀賓、安息三國，強則得

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非其實

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

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

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

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

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其時皆屬月



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家犀璠瑠璃金銀銅
 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氍毹氍毹音
開
反氍音登坪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
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密胡椒薑黑
 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一
 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
 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
 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
 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

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代之遂臣服
 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
 戰

乘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漿果其土水美故蒲萄
 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蔡國改名阿蘭
 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禎松白草前書音義曰
白草草之白

者又云似莠而細熟
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
 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

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本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更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

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

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
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
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
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
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
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
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
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
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
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馮鞬為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

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馮
鞬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
則羅馮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
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
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
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
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
又徙于寘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寘王歲餘
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
置王

○劉放曰案文正當作王

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

後漢傳二十八
西地
十四
為守節矣。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為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為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車之敝。

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于，余患反下同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反音番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歸。汝來擊我，何為？」廣德曰：「王我婦父也，父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

德乞降以其太子為質約歲給芻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劉攽曰案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千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族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

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橐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勲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獅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臘中為其季父

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
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劉攽曰案西
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
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
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
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
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
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
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

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
首傳送京師懸蠻夷邸之蠻夷皆置邸以居超乃立焉耆左
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
皆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
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
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
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
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須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
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

罪。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

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巳校尉索

願欲廢後部王涿靺。立破虜侯細致。涿靺忿前王尉卑大
 賈已。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
 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靺。獲首虜千
 餘人。涿靺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靺弟農奇為王。
 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毋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
 煌行事。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已校尉。鎮
 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歆曰。注和
 帝置戊已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
 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已字。至哀帝延光四年。
 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
 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
 是上立加特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百

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閼
 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李母。及婦女數百
 人。李母叔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
 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
 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侯伊吾
 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
 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
 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
 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
 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

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
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侯嚴皓不相得。遂
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
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
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
質子。卑君為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
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
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
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
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

前世張騫漢中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

死之焉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

班超奮封侯之志。起時家貧投筆歎曰大丈夫當如傳介

筆現于語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

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

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

則賞贏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後服則

繫頭額而繫北關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

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

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

寫

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蜀賓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嶂。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葱。領。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者。萬。莫。不。備。焉。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無。一。全。也。莫不備焉。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

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諸天竺。利利種種。毗羅城。白淨王。摩那夫人。可為父母。又云。諸天。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南。天。竺。利。利。種。種。毗。羅。城。白。淨。王。摩。那。夫。人。可。為。父。母。又。云。諸。天。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南。四。主。上。中。何。主。利。益。觀。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諸。同。侶。波。斯。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戎。道。時。當。受。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於。天。竺。受。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四大海。多。所。利。益。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善。薩。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復。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叔。提。刺。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施。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

後漢書卷三十一
西域傳第六十一
一
西域傳第六十一
一
西域傳第六十一
一

賊眼皆悉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
然何証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
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
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
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
二皆空若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道書
之流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
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經曰爾時毗邪離有長者子
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
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威神力
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
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
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
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
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
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
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
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
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俞小也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
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感焉精靈起滅謂死輪回
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
有善惡各緣業報也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
大道通矣
贊曰邊矣西胡天之外區邊遠也音它伙反尚
書曰邊矣西土之人土物琛麗
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
以制胡人則凶猛之性
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于與時以比為右真韃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韃音於六

言反下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兵連兵因復權立

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

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方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

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

結謀與北至單于庭迎芳外尚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

事也違暇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

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

親和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

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烏錫弒頭曼

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踞嫺無禮寔左高

祖戲侮呂后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

事見前書

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與驕謂尊颯曰匈奴本以

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攝臣以

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

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

我適與颯相定距單于終持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

此論語詞恃慢即此類也

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終

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

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入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

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

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間漢購求盧芳貪得

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

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
殺略抄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
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唐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
單于諸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
之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
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
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
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
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
又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

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
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
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
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
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
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
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二分損一為大半單于畏漢乘
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
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
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因白單于言
 月大會瑞林課按入畜計備音帶又音多
 莫韃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第漸將王
 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眾
 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
 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
 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
 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
 蕃蔽杆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
 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二十五年春
 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韃左賢王生

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
 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
 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擇名曰時人見者
 或相謂曰識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
 果拓地焉北部莫韃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
 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
 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丑吟
 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
 于乃延迎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
 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

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尋見皆泣下。桀等反命。詔乃聽

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

傳曰文馬盡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韃左賢王將其衆及

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

莫韃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

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

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綈綬。草名以

戾草染綬因以為名則漢諸侯王制安車羽蓋華藻駕馬

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紫萬斤。樂

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又轉河東米糒二萬

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

吏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

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

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遷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

祠陵廟。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

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

闕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

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

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

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

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
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次第
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日逐骨都
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各以權力優劣部
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掌
謂子為孤屠匈奴謂天為撐犁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立林
氏蘭氏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
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國中名族
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
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
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

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
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
官府從事掾史合而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
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
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烏氏骨
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
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
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
羅音力賀反
猶今言探杜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其每
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健日逐耳昨敢

後漢傳七十九 南匈奴 一六
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
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
伐，故傾身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
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
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關，貢馬及
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
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
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
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
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

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
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
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
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到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邪
二者行事，曉告之也。到支即呼韓兄名呼屠 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呼屠 報答之辭，令
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 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
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
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離隙，並蒙孝
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到支忿戾，
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到支。元帝時到支
支坐殺使

後漢傳七十九

南匈奴

一六

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
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
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
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
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
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
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
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
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
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韞凡一矢四發遣遺單于

韃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韃藏箭為韞凡即箭脰也發
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
文多一遣字緣上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
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
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箏篥皆敗頽復裁賜言更
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瑟之用不
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言不齎持
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
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
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絲
縵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平祭
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

尉拜授璽綬遺冠幘降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緹帶各一童子

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緹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絲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

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為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所立者

丘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汙立伊伐於慮

鞬單于汙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

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汙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

尸逐侯鞬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

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

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

子蘇立是為立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

湖邪尸逐侯鞬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

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

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

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

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

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

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

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

與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謂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

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

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
 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
 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
 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關攻臯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虜
 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
 苗行度遼將軍劉放曰案文行其官當有事其年北匈奴
 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
 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
 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劉放曰案秉傳不為大將軍
 時臯林温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當作

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
 三四十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
 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
 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
 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
 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夷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
 納之劉放曰案驛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
 子余及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咸前
 至劉放曰案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
 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邊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

正月。吐匈奴大人車利涿其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
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
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
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
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犢王
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
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
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大僕袁安議。許之。乃
下詔曰。昔猞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猞狁。堯曰薰粥。
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堉之人。屢嬰

塗炭。堉堉謂險要之地。荼苦也。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
棄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淚想望。
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上。買拾傳
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
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
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遠。及領中郎將
龐奮。倍雁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雁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
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與鞬日逐王師子
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
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

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劉放
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
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上
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
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
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
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
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
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鞬虜庭
其單于創川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今音逃去依安侯

河西今年五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
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
降諸師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
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
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
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
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
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
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

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出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軍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單

受
分

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率歸義。威鎮西夷。其効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恩公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祿潭縣北。蘇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

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也。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營，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闕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存。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眾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

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劔四具，羽蓋一駟。劉放曰：案上朔四具，非是。使中郎將任高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高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末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中國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

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合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

方略使告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為邊害者，其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奔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尋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

口逐侯鞬單于師于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
下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
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
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
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
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
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
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
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
乘其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

水
三本

四千騎以鄧鴻等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
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
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廐胡罪烏桓大人勿柯八
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
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
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廐為率
眾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
儒者斬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
皆徵下獄死以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
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

後漢書卷之九

匈奴列傳

卷之九

安毛本

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麗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温禺犢王烏居戰，温禺犢王名始與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麗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眾降。於是徙烏居戰眾，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眾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竟逃去塞者，駱驛不絕。單于師于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遂鞬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麗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

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比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二年也。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麗雄擊之。劉放曰：案四年春，禮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

後漢書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十一

軍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謹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及也。讓責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文及羌所略轉賣人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懂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為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焉。自置度。以宋皆推。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為。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

真

二毛本

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萬餘人。脅立為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眾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遷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三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劉放曰。案一。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

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
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也欲死盡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
眾代為將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年即以遼東太
守龐參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
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
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共以南障于
求後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共於中山北界舊增置緣邊
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
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

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遠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
以烏桓校尉耿種代為度遠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
牌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遠將軍。五年夏。南匈奴
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
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
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
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
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
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
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
殺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性。

後漢書七十九

南匈奴

七十九

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
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
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
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
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沉種類繁熾，不可單
盡。軍亦盡也。猶書云：謀謀化安國。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
與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
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言等類
服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

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駟野合，交鋒接矢，決勝
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
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疎及遠，則匈奴之勇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擊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不能支也。下馬也。材官騎，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蒿之長技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宜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

後漢書卷九十九

一百一

七

牙營於長安扶風郡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也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
輔京兆虎牙大風都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
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
方治五原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
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
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
其部曲與烏桓寇鈇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
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寡鈇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
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
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

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改秋吾斯與英鞮亭耆且渠
伯德等復掠并部英鞮亭前書兩呼蘭若尸逐就
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
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馭鼓車安車駙馬騎玉
具刀劍什物王具標首禮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關氏
以下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
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
洛陽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
亦稱為抵對即今之鬪角古之角抵順帝幸胡桃宮臨
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

後漢書三十一

一百四又

年漢安三年改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

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

但陵尸遂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至永壽元

年桓帝永興二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左莫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

抄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矣傳延熹

元年桓帝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部

以張奐為壯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

統理國事乃封之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桓帝

詔曰春秋大居正月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

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居車兒一心向化何非

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于某立凡言某者史失

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故故某者即是屠

特右尸遂就單于其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六年單于與

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

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立二年

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

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

抵至也殺人者死張脩擅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

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元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

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

將騎諸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
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
年于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持至
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
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皆閉自訟會靈帝崩天
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
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遂止
河東遂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而死南庭遂虛
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呼厨泉即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獻帝初平
五年改為

神平元年劉放曰案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
下文立字當屬此句所建建安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
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
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
鄴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塞平
城之園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軍中
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其大若七日太宗政隣
不得食不能鬻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遠
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衆星之

其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

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

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遂煩樓白

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樓夏州去京師

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才單盡也言盡天下之財歷紀歲以

攘之寇雖頻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咸

匈奴相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

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朕因請款關

王為呼獨為籍都尉為烏籍單于并呼韓邪王為車犁單于罷關徵之

做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做龍駕帝服鳴鍾傳鼓

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

單于母謁左存當戶交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士侯

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或南面而朝單

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六十餘

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

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祖實於漢庭是時邊城

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火吹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

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二世間元帝成帝各為

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說

政始開賣以吏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自

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閒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

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

不絕金帛常載於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三年

道言其賞遺常行

後漢書七十九

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
驕踞自比肩與對使若辭語恃慢也

世祖以用事諸華
未遑沙塞之外也

逞暇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

因徙幽并之民增遣屯之卒

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杆將莫不頓

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

帝方厭兵

間脩文政未之許也

其後匈奴爭

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

和而納焉

乃詔有司開北鄙

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

衣裳滿文物加璽級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

有南北二庭焉

離繫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現望風塵

雲心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

塞地晏然矣

後亦頗為出師并

其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

道司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

三千餘里

及銘功封石倡呼而還

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

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

漢北

於內地。河西虜衆居之。時遂為邊境。上申光武權宜之。

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然乃居永定之歲。中人以工始可。

預其將。宋寶憲庸使耿國之。第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

才寧可責其謀。慮邪單于款。王原塞願永為蕃蔽。素安之議。

共立北。方帝用五官中。即將耿國議乃許之也。素安之議。

見從於後王。憲欲立北。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耿國。

素安之議。即言平易正。而實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

直之道。如此其弘。遠也。而實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

狼戾不端。專行威意。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意。為。

后臨朝。單于志。層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共討伐。破北。

成。與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此念。既威北邊。即宜摧成南。

其何感哉。存位。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未元三年。將軍實。

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

實憲。誅五年。於除鞬。自辟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北庭。會。

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弃茂天公。言實憲斬日逐。刊石紀功。

存亂緒。滋生孽。茂天公。南北俱存。即是恩兩護。以私已福。乃招。

其禍。斯則葉茂。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

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坐樹大。

鯁。未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滋蔓即是坐樹大。鯁。使匈奴。

事深可恨。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單言。

戰載事也。單。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

與殫同也。單。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

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勸後。

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不得專。

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

遂為巨。羸自單于。北入居西。河美。搜之後。種類繁昌。難。

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並神鄉。兵墟帝。

宅。悠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

可痛

難悔終亦紛紜

謂分爲南羽書稀聞

北庭也 難悔終亦紛紜具如 事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

范曄

後漢書九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烏桓 鮮卑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鄭玄禮曰毛之縵細者為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也。落各有小帥數百。十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雖無

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前音義曰丁

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飛弱。常臣伏匈奴。

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

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偵覘也。音丑。政反。其大人歲

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

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

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

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

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

三王。丁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

徙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

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

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官遣。遂皆亡畔。還

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

以為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

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

郡民度家受其害。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

外。白山者。最為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

後漢書卷八十一 烏桓傳

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接後援遂晨夜奔歸地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弛

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

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

集省國家之邊虞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審城

審城縣名前書審縣作寧史記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

千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

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

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立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

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漢

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

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

後漢書

烏桓

四

拜其大人或末槐為親漢都尉。槐音胡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种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遼營千人，配七都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豎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眾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屠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九千餘落，遼西有立力

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立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立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郡眾，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

後漢書

烏桓

五

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竝斬送之。其餘衆萬餘。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

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以吳羊而大角出西

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有貂豹鼯子皮毛柔蟻。貂音胡昆反

貂鼯並鼠屬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遼東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始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始盡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劉放曰柔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効功。因合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

後漢書

鮮卑

二

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蒲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責為王。蒲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首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首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竝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

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十人出塞追之。兵馬祿嚴授諫曰。前道險阻。戒執難量。且日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

受降賀鮮卑

部

是後

或降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部賀館。案館以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人朝。是後或降。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

或時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

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

聚不合寇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

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

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

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

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

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

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衛要。六年秋，鮮卑入

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澄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二千

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

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

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

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衆

王。其至鞬為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

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身

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

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為

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竝進攻賊圍。鮮

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

後漢書

鮮卑

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柏。縣名屬五原郡也莫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舉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件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頓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舉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

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

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

號率衆君。陽嘉元年。冬。耿舉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廙率

衆王侯咄歸等。劉放曰案魏志此衆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為率衆王侯長也

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巴下為率衆王侯。

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舉乃移屯

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

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

沈金印紫綬。及繅絲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

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

後漢書卷八十一

檀石槐者其父投鹿疾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
投鹿疾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
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
投鹿疾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
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
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
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
彈汗山歡仇水上歡音昌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
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綠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
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

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
年鮮卑北寇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
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
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綠邊
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
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
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
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
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
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

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
善平三年各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
之遷育為護烏桓都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
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
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
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
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
蔡邕議曰善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緯典曰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
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同有檢仇
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

蠻荆之師詩小雅曰猷允方漢有閼頽瀚海之襲猷允方

將軍衛青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

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孰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

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

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

官民俱匱乃與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

陽等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者鈇左趾榷專也官自

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率緡錢三千而算一令各以

其物白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民不堪命

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

路不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立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

捕也。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
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
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
富字當作賊。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竝乏，事少音
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
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
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
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有晏才策，未必過熲。鮮
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
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

秦

蠻夷夫邊垂之患，羊足之蚺，播中國之困，曾背之瘰疽。介極音新到反，理蒼曰：瘰音必燒。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
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弃慢書
之詭。詭和北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
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
可矣。咸國解見西地。豈與蠱蛇校冠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
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肝食乎？肝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
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
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使越人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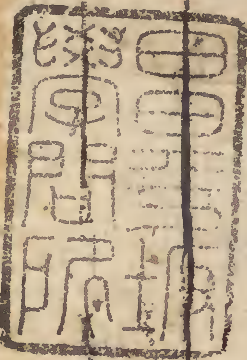
死以逆執事斯與之卒前書音義曰斯微也與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
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
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
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
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
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
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

牧趙之比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且置
保塞吏市租不入幕府為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
之論嚴尤中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
間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
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
論是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
千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遠
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
是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
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
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冬鮮卑寇遼西。光祿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粟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鳥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下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祿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斃。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眾畔者，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疆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頰凶桀。公據遼西之上，其陵跨國中，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



嘉靖丁酉冬月廣
東崇正書院重脩



六十五

